

中共「戰略支點」概念 發展與實踐淺析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CCP's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Concept

梁英翔 少校、陳育正 博士

提 要：

- 一、中共研究學者將「戰略支點」描述為可以提供「中」方船舶後勤支援的港口，旨在創造對北京政府有利的外部環境；雖然中共目前僅東非吉布地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尚無法與美國的全球兵力投射能力相比，但此一支點已逐漸成為其軍事部署的基礎，並在相關地區逐漸增加其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為共軍的海外兵力投射預做準備。
- 二、中共在全球擴展戰略支點過程中，必然提高在印度洋、太平洋和南海等區域軍事活動，且直、間接地對我國構成安全威脅，連帶影響臺灣地區的能源供應穩定和經濟發展，並可能限制美國及其盟友在臺海周邊的軍事行動能力。
- 三、面對中共在海外的軍事擴張與強化「戰略支點」的發展趨勢，國人必須瞭解其海外布局與軍事行動的目的，持續保持高度警覺；政府更應加強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安全合作，並提升遠程監控和國防應變能力，俾做足防衛準備，以應對潛在威脅，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穩定。

關鍵詞：中共海軍、戰略支點、海外軍事行動、帶路倡議

Abstract

- 1.Scholar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escribe“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s ports capable of providing logistical support to CCP’s vessels, thereby creating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Beijing. Although CCP currently maintains only one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located in East Africa, its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remains limited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is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undation for CCP’s military deployment, enabling Beijing to expand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whil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o enhance its future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ies

abroad.

2. As PRC's continues to expand its network of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worldwide, its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Pacific,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This expansion pose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security threats to Taiwan, potentially disrupting the island's energy supply and economic stability. Furthermore, the growing presence of CCP's military in these key regions may constrain the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3. In light of CCP's ongoing oversea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its efforts to consolidate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it is imperative for Taiwan to closely monitor the obj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of CCP's overseas military deployments. The Taiwanese public must remain highly vigilant, 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like-minded nations, enhance long-range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national defense readiness. These measures will ensure that Taiwan is adequately prepared to counter potential threats and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Keywords: PLA Navy,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overseas military operation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壹、前言

中共海軍自1949年建政以降，其整體實力正顯著增強，共軍學者更普遍認識到，僅依賴「近海防禦」已無法有效保障國家的海上安全，必須將海上防禦的縱深延伸到遠海，增強戰略預警和應急反應的時間，並在敵人接近國門之前進行防禦，從而減少對沿海地區和內陸的損害，確保國防安全。此外，共軍正逐步向「遠海護衛」的方向轉型，這不僅為海軍的遠洋行動和力量投射提供充足的依據，同時也為建

立強大的遠海打擊能力奠定基礎。透過這種轉型，共軍正拓展其戰略縱深，增強海軍在國際水域的存在和影響力，以更有效地保護海上利益和國防安全。¹

當前，中共做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貿易大國，面臨日益增長的海外利益和經濟挑戰，加上其經貿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和原物料；因此，確保資源的穩定供應和海上運輸通道的暢通，已成為其經濟運作的關鍵。加上共軍的空中和海上輸運能力不足，無法支持超出大陸本土外複雜軍事行動的後勤能量；且除在吉布地設立唯一軍

註1：王晉普，〈海軍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略是與時俱進〉，新華網，2015年5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live/2015-05/26/c_127842991.htm，檢索日期：2025年1月20日。

事「支援基地」外，²共軍僅依賴少量艦艇和飛機進行海外「戰略投送」，明顯缺乏完整的海外基地網絡。在此背景下，保障產地安全、生產連續性以及運輸路線的穩定性，變得尤為重要，而為維護其經濟和戰略利益，「中」方建設海外「戰略支點」(strategic strong points)，並透過軍事力量做為支撐，已成為其對外戰略的一部分。³

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曾報導指出，共軍透過「141工程計畫」，規劃在2030年前建立全球軍事網絡，而美國國防部的公開報告也提到共軍努力尋求海外基地的行動。⁴部分研究也顯示，共軍需依賴各種設施支援，特別是在「第一島鏈」外，並以「戰略支點」名稱在海外建設軍事和物流設施，如通訊中心、補給點和綜合保障基地，以提供後勤補給和擴大兵力投射能力。⁵整體來看，建立這些支點的背後意圖，不僅在保障經濟利益，更是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其影響力，

達成「近遠結合」的戰略，從而在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和地緣政治樞紐地區，形成戰略縱深，俾增強在全球的話語權和控制力。

本文首先就中共已知的「戰略支點」，如柬埔寨、吉布地、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以下稱巴紐)等地區，瞭解相關概念及背景；其次，針對習近平時期重要的海外「戰略支點」布局及特點進行探討；再探討其推動海外軍事行動可能的限制因素。期望透過對中共「戰略支點」及布局的深入分析，讓國軍官兵瞭解「中」方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略擴張和話語權提升的策略與影響，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的目的。

貳、中共戰略支點發展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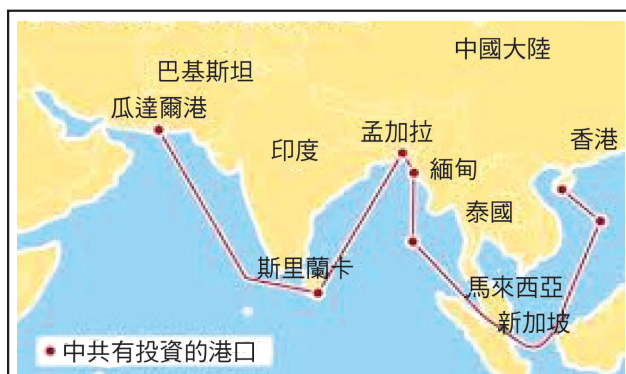
針對中共「戰略支點」的討論，在前領導人胡錦濤主政時期就有相似的概念出現，當時被稱為「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⁶這戰略被認為是「中」方在

註2：伊薩克·卡頓Isaac Kardon著、劉宗翰譯，〈論中共海外「戰略支點」之建構與挑戰(China's Overseas Base, Places, and Far Seas Logistics)〉，《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1期，2022年2月1日，頁22-25。

註3：李慶四、陳春雨，〈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區域與全球發展》(北京市)，2019年第2期，2019年8月，頁123-125。

註4：「141工程計畫」被認為是中共在全球建立軍事基地的代號，包括2030年在海外建立至少5個中共基地和10個後勤支援點的提案。John Hudson, Ellen Nakashima and Liz Sly, "Buildup resumed at suspected Chinese military site in UAE, leak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04/26/chinese-military-base-uae/>，檢索日期，2025年1月19日；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 Report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 pp. xi, 31。

註5：Peter A. Dutton, Isaac B. Kardon, and Conor M. Kennedy, Djibouti: China's First Overseas Strategic Strongpoint (Newport, RI: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April 2020), pp. 1-5；Isaac B. Kardon, "China's Overseas Base, Places, and Far Seas Logistics," in Phillip C. Saunders, et al. (eds), The PLA Beyond Borders: Military Activities Outside the PRC (NDU Press, 2021), pp. 74-76。



圖一：中共海軍「珍珠鏈戰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胡敏遠，〈中共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5卷，第1期，2019年2月1日，頁42。

2005年時努力在南海、印度洋及中東、非洲地區建立一系列海外軍事基地，並擴大在地區的軍事能量，為共軍提高影響範圍奠定基礎，進而控制通往中東和非洲的重要戰略通道。⁷當時有關此一戰略的發展，就引起各國對中共朝向「藍水海軍」（Blue-Water Navy）建設企圖的高度關注（如圖一）。

中共在重要的海外港口經營，被視為推動「戰略支點」的一部分，如2016年開

始推動的「十三-五計畫」中，規劃「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是北京積極推動海外基礎建設、參與沿線關鍵港口的經營與建設。⁸研究學者認為，這些海外基礎建設，主要支援其海外軍事行動，除了有越來越明顯的軍事意圖外，⁹同時一定程度上反映北京當局以海外港口發展為核心，並透過經濟和軍事的雙重途徑，墊高其影響力。以下就中共「戰略支點」定義與功能等面向，分述如后：

一、緣起與定義

（一）官方文件與領導人談話

1. 2012年，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到，堅決維護中共的海洋權益、致力於建設海洋強國，¹⁰隨後2013年4月發布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報告內容，還進一步強調共軍須加強海外緊急救援、海上護航、海外公民撤離等海外軍事行動的能力，以保護國家「海外利益」。¹¹這是中共首次明確提出由共軍保護「海外

註6：陳奕成，〈由珍珠鏈戰略探討中共海軍潛艦未來佈局與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0卷，第2期，2016年4月1日，頁82；Jessica Drun, "China's Maritime Ambitions: a Sinister String of Pearls or a Benevolent Silk Road (or both)?" Center for Advanced China Research, Dec 6, 2017, <https://www.ccpwatch.org/single-post/2017/12/05/china-s-maritime-ambitions-a-sinister-string-of-pearls-or-a-benevolent-silk-road-or-both>,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1日。

註7：Benjamin David Baker, "Where Is the 'String of Pearls' in 2015," The Diplomat, October 5,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0/where-is-the-string-of-pearls-in-2015/>, 檢索日期：2025年1月16日。

註8：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年3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5/0328/c64387-26764810.html>,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9：Daniel R. Russel and Blake H. Berger, "Weaponiz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ia Society, Sep. 2020, pp. 36-39,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9/Weaponizing%20the%20Belt%20and%20Road%20Initiative_0.pdf,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5日。

註10：〈黨的十八大報告〉，廈門東海學院黨建網，2012年12月8日，<http://dj.xmdh.com/zxxx/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4>,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11：《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中共同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年4月16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利益」的概念，其範圍包括能源與資源、海上戰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的安全；尤其習近平在2013年10月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來，中共即加速在全球的海上咽喉地帶，積極進行港口投資和管理。

2. 中共在2015年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內容中，國務院明確指出其戰略重心特別聚焦於建立一條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出發，穿越南海、印度洋，直達南太平洋，並延伸到歐洲的運輸大通道。在這路線上，將以關鍵港口做節點，建立一個流暢、安全且高效率的海上運輸網絡。

¹²2016年4月，時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孫建國在共媒《求是》雜誌發文指出，「穩步推進海外基地建設」是當前外交政策要務之一」；¹³加上時任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則在12月公開談到戰略優勢的重要性，呼籲「海外戰略支點建設為護航行動提供新的支撐，必須充分發揮海外保障體系的支撐作用，以便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遂行任務和塑造態勢。」¹⁴這都是藉凸顯「戰略支點」來表述共軍與海外保障基地之間的關係。

（二）戰略支點與中共海外軍事能力建設

1. 對中共而言，「海外軍事基地」一詞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意義，它與帝國主義在他國領土建立基地，進行殖民和剝削的行為相關；然「中」方戰略學界普遍意識到，在海外維持駐軍對實踐其全球行動的重要性，而海軍正是集中這些必要資源支持海外行動的關鍵力量。¹⁵其位於東非吉布地的設施，廣泛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中共首座的海外軍事基地，北京官方對此仍然定調為「共軍駐吉布地保障基地」，不願承認是海外軍事基地，一方面顧忌國際間擔心其實際進行擴張的野心，同時也必須塑造符合過去輿論的主軸—「不搞軍事擴張，不在國外駐軍或建立軍事基地」。故以「戰略支點」做表述，有利中共塑造輿論環境。

2.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研究人員指出，「戰略支點」被描述為共軍海外據點；而中共學者也投入大量時間研究美國海外基地，目的是為了深入理解其在發展海外戰略據點方面的策略。在2016至2017年間，共軍的官方雜誌《今日海軍》發表一系列文章，專門

註12：〈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新華網，2015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27631962.htm，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13：楊幼蘭，〈陸積極部署海外軍事基地 美不安〉，中時新聞網，2016年8月21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21001550-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25年1月19日。

註14：〈海軍召開亞丁灣護航8周年電視電話研討會〉，人民網，2016年12月29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229/c1011-28985207.html>，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註15：同註2，頁25-26。

分析美國各個基地的特性及其戰略作用，例如將美國珍珠港(pearl harbor)描述為「前沿防禦的戰略支撐點」，若沒有珍珠港，其防線將侷限於本土範圍內；¹⁶這些內容都一定程度反映共軍高度關注美軍海外兵力投射的發展路徑。

3. 積極建立支點或推動海外支援軍事能力的基礎建設，對理解中共規劃如何向海外兵力投射至關重要。中共學者從檢視美國國務院前任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 Russel)和學者伯格(Blake H. Berger)的研究文章中，認為「戰略支點」能提供共軍船艦後勤支援的港口，以創造一個「對中方有利的外部環境」，做為軍事部署的前沿支援基地，並在相關地區提高政治和軍事影響力。¹⁷畢竟發展海外的基礎建設，必然涉及建立政治關係，才能有利中共繼續推展後續軍事與後勤支援活動。

二、戰略支點的功能

由於戰略支點不僅是軍事存在的象徵，它還展現國家對關鍵地理區域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以下就戰略支點的綜合功能，以及其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分述如后：

(一) 戰略支點的綜合功能

1. 軍事前沿部署：

中共利用戰略支點進行海軍力量的前沿部署，旨在強化其在關鍵海域的軍事存在，這包括南海及印度洋等戰略要地建立「軍民兩用」的支點，以及透過定期的海軍演習和巡航，以展示海軍實力¹⁸，並可增強其遠洋作戰和快速反應的能力。

2. 蒐集預警情資：

中共的「戰略支點」通常具有綜合性的建設規模，包括軍事基地、情報監聽站和通信設施，從其位於東非吉布地的基地來觀察，距離美國「非洲司令部」(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 AFRICOM)的營區並不遠，該營區是美軍在非洲主導軍事行動的樞紐，也有助共軍觀察外國軍隊海外實際運作情況。此外，吉布地位於曼德海峽(Mandab Strait)，也有利於中共掌握各國通過重要戰略航道的動態；¹⁹這些設施的存在，確實強化其對關鍵區域的軍事和情蒐能力。

(二) 戰略支點能提高國際關係影響力

1. 深化與當地國的雙邊關係

中共透過戰略支點深化與地區國家的

註16：Conor Kennedy,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ume:19 Issue:6, March 22,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trong-points-and-chinese-naval-strategy/>,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註17：同註9，p. 23。

註18：Isaac B. Kardon,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and Overseas Security Activiti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uscc.gov/hearings/chinas-military-diplomacy-and-overseas-security-activities>,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5日。

註19：Peter A. Dutton, Isaac B. Kardon, and Conor M. Kennedy, Djibouti: China's First Overseas Strategic Strongpoint, pp. 36-37; Xiangning Wu and You Ji, "The Military Driv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Endeav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20, No. 4, November 2020, pp. 227-232.

雙邊關係，包括提供經濟援助、進行軍事合作，以及加強外交交流，這些努力旨在構建穩固的他國合作網絡。²⁰即便「中」方在海外缺乏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基地，其海軍仍然可透過遍布全球的港口脈絡，來加強和擴大其海外活動能力。這一策略顯示，中共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增強全球影響力方面的靈活性；另外，戰略支點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BRI, 以下稱帶路倡議)中也發揮核心作用，透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投資計畫，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擴大「中」方的經濟影響力和地緣的政治利益。²¹

2. 提供遠洋艦隊後勤支援

戰略支點為中共遠洋艦隊提供關鍵的後勤支援，包括補給、維修和休息站，這對維持艦隊遠海活動的長期運作至關重要。部分研究則從軍事角度分析，中共利用「戰略支點」可增強共軍在海外內的兵力投射能力；²²特別是在重要的海上通道，例如在亞丁灣的吉布地，在應對區域衝突或海上安全挑戰時，正扮演關鍵角色。²³

綜上可知，中共的「戰略支點」是以海外重要港口等基礎設施為主，多具備軍民雙重用途的特性，俾能在必要時快速轉換成軍事任務使用。雖然中共的官方文獻並不直接提及軍事基地，但卻不否認「戰略支點」的概念。其具體功能則包括軍事前沿部署、預警情報蒐集、深化與當地國家雙邊關係，並擴大在地區整體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同時提供遠洋艦隊後勤作業所需能量。

參、習近平時期戰略支點布局分析

從共軍在海外的軍事活動本質來看，基本反映中共當局積極保護在海外的重要投資，並且利用這些活動提高國際聲譽，同時展現其做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²⁴以下就中共在柬埔寨、巴基斯坦、吉布地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的戰略支點發展與運作，臚列分析如后：

一、柬埔寨雲壤港

(一) 地緣政治變化

1. 位於東國東南部的西哈努克省(Si-

註20：李正男，〈中國多邊外交在東北亞和平構想中的地位及其局限性〉，《當代亞太》(北京市)，2005年第6期，頁13。

註21：張凱銘，〈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之研究〉，《臺灣國際研究季刊》(臺北市)，第13卷，第1期，2017年3月，頁142-144。

註22：同註2，頁27。

註23：Maxwell Simon and Jayaram Ravi, "Navigating China's Opportunistic Approach to Overseas Naval Base Acquisition,"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 2023, pp. 7, 13-14,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antheon_files/files/publication/NavigatingChinasApproachtoOverseasNavalBaseAcquisition.pdf,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24：Thomas Dyrenforth, "Beijing's Blue Helmets What to Make of China's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Modern War Institute, August 19, 2021, <https://mwi.westpoint.edu/beijings-blue-helmets-what-to-make-of-chinas-role-in-un-peacekeeping-in-africa/>,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hanoukville)，儘管一開始並不受到重視，但由於該國政府已將雲壤港租借給「中」方，讓其地緣政治地位因而受到矚目，並迅速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有關「中」、柬兩國已簽署秘密協議的傳聞已久，協議內容包括中共獲得30年的獨占使用權與附近的機場，並且可自動續約，此舉將能加強共軍在南海的軍事能量，強化對南海主權的控制，更能干擾任何穿越麻六甲海峽進而支援臺灣的行動。²⁵

2. 過去美軍與柬國長期有安全合作，且在2017年以前，該國持續提供美軍一座在雲壤港進行軍事後勤服務的基地；惟柬方在2017年擴大與「中」方合作，這也使得美、柬兩國的合作關係受到影響。包括暫停與美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以及美軍在雲壤港的軍事基地也被迫關閉；²⁶相反地，中共對柬埔寨的經濟正發揮很大影響力，並讓雙邊關係快速升溫。北京與柬國自2013年簽署「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兩國的投資、貸款和承包計畫總額達150億美元（約新臺幣4,800億），其中涉及交通和

能源部門，占全部投資的六成八，最為集中；²⁷若檢視投資的基礎建設，約有96億美金（約新臺幣3,072億）是發展包括經濟特區、機場、物流港口、高速公路、電廠、海軍基地，且大多是軍民兩用的基礎設計畫，²⁸而「中」方的投資和貸款總額，占比更達柬國GDP的六成四之多。

（二）戰略意圖與區域影響

1. 港口的價值與克拉運河計畫

隨著中共利用「帶路倡議」提高對柬國的投資，雲壤海軍基地的戰略重要性也逐步提升。²⁹該港位於馬來半島最狹窄的克拉地峽(Kra Isthmus)對面，其戰略位置為中共提供重要的地理優勢，且「中」、泰兩國正積極協調在此開鑿「克拉運河」，以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從而創建一條能直通印度洋的新航道。從近期公開的資料分析，中共持續以「帶路倡議」的資金，支持推動該運河計畫的進展，這一戰略項目將大幅增強「中」方在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和物流能力；甚至評估運河一旦建成後，中國大陸至印度洋的航程短少約

註25：黃恩浩，〈中國進駐柬埔寨海軍基地的戰略企圖〉，《國防安全週報》（臺北市），第59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19年8月12日，頁27。

註26：錢尹鑫、張俊慶，〈中共建立海外基地對其海權發展之影響 以柬埔寨雲壤港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7卷，第1期，2023年2月1日，頁43。

註27：“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EI,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__cf_chl_tk=MldGz2gftbKKWgFMyy9jJ2e1Dpaq25Fi.SRrkZp4AY0-1721452242-0.0.1.1-4137，檢索日期：2025年1月21日。

註28：Prithvi Gupta and Abhishek Sharma, “Ream Naval base: China’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Cambodia,”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ugust 5, 2024,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eam-naval-base-china-s-expanding-influence-in-cambodia>，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註29：胡敏遠，〈中共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5卷，第1期，2021年2月1日，頁37-38。



圖二：中共在吉布地與柬埔寨建造雲壤港口對照圖

資料來源：參考Rob Wittman and Craig Singleton, “With Chinese warships anchoring in Cambodia, the US needs to respond,” Defense News, May 3, 2024,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2024/05/03/with-chinese-warships-anchoring-in-cambodia-the-us-needs-to-respond/>，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1,350公里，還可強化中共在全球海上貿易和軍事行動中的靈活性和反應速度。從最新的發展觀察，開鑿運河的計畫目前仍在進行當中。³⁰

2. 中共在東國的軍事部署與未來影響

(1) 從現實面來看，在東國的投資可能提供中共海軍在雲壤港的長駐能力，使其能夠加強在印度洋與南海海域的戰略布局 and 軍事存在，從而實踐中共「遠洋海軍」的戰略規劃。從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共有2艘共軍護衛艦停留在該港口長達數月，讓外界質疑共軍在該國的行動並不尋常。³¹美國智庫「亞洲海事透明倡議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MTI)在2022年10月18日發表文章指出，從衛星照圖發現在雲壤基地附近有持續3個月的建設活動，導致西哈努克城市周圍的交通量增加；而在近海處可以看到泥沙作業船持續運作，這些活動被認為是擴大港口深度和進行填海造地。³²根據美國《國防新聞》(Defense News)2024年5月3日報導，美國商業影像的「BlackSky」公司衛星照顯示，雲壤港擴建的規模大小和形狀，與中共位於吉布地海軍基地的碼頭極其相似(如圖二)；另依碼頭長度估算，雲壤港將可停泊共軍航艦。

註30：屈文豪，〈克拉運河開通在即 新加坡恐失戰略優勢 回歸中國成焦點？〉，民生電子報，2024年9月1日，<https://www.scoop.tw/lifenews/285517/%E3%80%8A%E6%B0%91%E7%94%9F%E5%BB%A3%E5%A0%B4%E3%80%8B%E5%85%8B%E6%8B%89%E9%81%8B%E6%B2%B3%E9%96%8B%E9%80%9A%E5%9C%A8%E5%8D%B3%E3%80%80%E6%96%B0%E5%8A%A0%E5%9D%A1%E6%81%90%E5%A4%B1%E6%88%B0%E7%95%A5/>，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31：阿格尼婭(Aghnia Adzkia)、武珍(Tran Vo)，〈中國如何協助柬方建造海軍基地？為什麼其它國家應該警惕？〉，BBC NEWS中文，2024年8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9236816>，檢索日期：2025年1月20日。

註32：“Construction at Cambodia’s Ream Picks Up Pac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October 18, 2022, <https://amti.csis.org/construction-at-cambodias-ream-picks-up-pace/>，檢索日期：2025年1月26日。



圖三：雲壤海軍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Gim Siong, Lee, "China's warships gift and funding naval base in Cambodia: Could it put regional dynamics in choppy waters?" CNA, September 25, 2024,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east-asia/china-cambodia-ream-naval-base-warships-regional-intent-tensions-4627051>,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由作者修改繪製。

(2)在雲壤西北方約65公里的戈公省(Koh Kong)七星海(Dara Sakor)特區，中共規劃建設一個特殊的區域來建造國際機場、深海港口、工業園區和豪華度假村設施。目前該地已建成3條長度都超過3.2公里以上的機場跑道，被視為可讓共軍「轟六」(H-6)轟炸機和「運二十」(Y-20)大型運輸機進行起降。除雲壤基地已可容納和維修小型的共軍水面艦艇外；若再加上七星海的建設，與其在南沙和西沙群島的設施相結合，中共更能強化在南海海域的軍事防線，也奠定其在印度洋軍事活動的基礎(如圖三)。³³簡單而言，「中」方在

柬埔寨的基礎設施，不僅可擴大共軍的空中和海上能力，甚至讓中共一定程度地改變整個區域的戰略態勢。

整體而言，過去二十年來，「中」、柬雙邊關係已從主要的軍事夥伴關係，轉變為涵蓋貿易、發展金融、軍事關係、安全合作，並持續深化民間等多方面的夥伴關係。相較之下，美國與柬埔寨關係並沒有如同「中」、柬間來得緊密；因此，共軍未來是否會在柬國活動，甚至由柬國提供中共使用其境內軍事基地等訊息，自然備受關注。

二、巴基斯坦

巴國的瓜達爾港(Gwadar)位於「中」方自南海向印度洋延伸到中東的海上生命線上，該港還位處在波斯灣的入海口，以及鄰近北京推動位處中東、南亞和中亞周邊的「一帶一路倡議」計畫，凸顯該港在地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有關其重要性，分析說明如后：

(一)「中巴經濟走廊」及其戰略意涵

1. 中共稱巴基斯坦是唯一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也是「帶路倡議」上重要的戰略支點國家；尤其兩國共同開發的「中巴經濟走廊」更是此倡議的旗艦計畫。³⁴儘管中共試圖降低外界對該走廊所具備之地緣戰略意涵的擔憂，但許多觀察家

註33：同註9，pp. 25-26；Emi Mifune, "China-Cambodia 'Diamond Hexagon' Cooperation Framework and Japan," Japan Forum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y 9, 2024, <https://www.jfir.or.jp/en/commentary/4399/>,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34：〈巴基斯坦概況〉，中共外交部，2024年8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08/1206x0_676a310/,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仍暗示，透過巴基斯坦與阿拉伯海建立陸地連接，可以緩解「中」方所謂的「麻六甲困境」。由於中共八成五的石油進口、海上貿易物資都須要經過此海峽，一旦區域發生軍事衝突時，該海峽很可能受到他國控制，屆時將嚴重影響中共能源與貨物流通的穩定性。基於這項原因，中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主導「一帶一路倡議」，其目的就是要分散航運大量依賴麻六甲海峽，避免在軍事衝突發生時受制他國。³⁵

2. 中共建設瓜達爾港意圖透過「帶路倡議」將貨物、能源運輸方面分散對麻六甲海峽運輸的依賴性，也為中共提供另一進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入口，即是透過巴國境內的瓜達爾港，對其在印度洋的石油航道安全起到關鍵作用。依照巴國有關「帶路倡議」的合作項目中，「中國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China Overseas Port Holding Company, COPHC)已從2013年開始建設該港，後來並成為兩國經濟走廊的一部分，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擴建；³⁶因此，建設該港成為「中」方分散對麻六甲運輸依賴的重要布局。

(二) 瓜達爾港的軍事戰略價值

1. 中共透過「帶路倡議」取得在瓜達爾港的開發後，連帶使其在阿拉伯海海域



圖四：巴基斯坦地緣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Isaac B. Kardon, Conor M. Kennedy and Peter A. Dutton, "China Maritime Report No. 7: Gwadar: China's Potential Strategic Strongpoint in Pakistan," CMSI China Maritime Reports. 7, August 11, 2020, p.7,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6&context=cmsi-maritime-reports>，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也擁有一個戰略位置的軍事補給點，並進一步分散海上運輸依賴麻六甲海峽帶來的脆弱性。此外，由於該港靠近全球能源運輸要道-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若中共可以一定程度地控制該港，將有助於提升共軍在此海峽附近水域活動的能力，並強化情報蒐集，同時增強「中」方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更可在地緣政治上制衡印度(如圖四)。³⁷

2. 雖然北京當局和巴基斯坦都否認會讓「中」方在瓜達爾建立海軍基地，但根據共軍人員的說法，並不排除未來共軍陸戰隊可能駐紮的可能性，原因在於「中」方正逐漸擴充該港口設施，意味著可以停

註35：Muhammad Zahid Ullah Khan and Minhas Majeed Kha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slamabad, Vol. 39, No. 2, 2019, pp. 68-69。

註36：Frederic Grare, "Along the Road: Gwadar and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31, 201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18/07/along-the-road-gwadar-and-chinas-power-projection?lang=en>，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圖五：東非吉布地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陳德育，〈中共建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之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2期，2019年4月1日，頁120。

靠更多的軍艦，並提供軍隊一定程度的後勤保障能量。³⁸畢竟此舉會強化共軍在該區域的活動能力，預期中共在瓜達爾港的經營與建設，甚至進一步成為海外基地時，做為制衡印度的重要布局。

三、非洲吉布地

(一) 地理與戰略位置

吉布地共和國位於非洲東北部，濱臨亞丁灣的西岸，北與厄利垂亞為鄰，西部、西南及南部與衣索比亞毗連，東南同索馬利亞接壤，東北隔著紅海和葉門相望。

該地位處非洲大陸的東部、亞丁灣西岸的「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上，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重要樞紐，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³⁹吉布地與葉門共同控制著紅海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曼德海峽，與荷莫茲海峽、麻六甲海峽同樣有「海上咽喉」之稱，吉布地港亦為非洲東海岸最大的深水港之一。自2008年以來，由於附近索馬利亞海盜猖獗，該國因地理位置優越，已成為多國海軍包括美國、「歐盟」、「北約」及中共、俄羅斯和印度等國的海軍艦隊，在執行反海盜任務時的首選補給和停靠港口(如圖五)。⁴⁰

(二) 中共在吉布地的戰略利益

1. 在非洲地區的多重戰略目標

中共在吉布地的戰略利益與其在非洲的布局緊密連結，顯然非洲是「中」方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關鍵區域，尤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至關重要；至於肯亞、坦尚尼亞、南非和莫三比克等印度洋沿岸國家，渠等在全球航運路線上一直是重要的油料補給站，對確保國際海運的暢通，

註37：Umbreen Javaid and Rameesha Javaid, "Strengthening geo-strategic bond of Pakistan and China through geo-economic configuration," Pakistan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Vol. 54, No. 1, 2016, pp. 128-129; Isaac B. Kardon, Conor M. Kennedy and Peter A. Dutton, "China Maritime Report No. 7: Gwadar: China's Potential Strategic Strongpoint in Pakistan," CMSI China Maritime Reports. 7, August 11, 2020, p.7,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6&context=cmsi-maritime-reports>,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38：Minnie Chan, "As overseas ambitions expand, China plans 400 per cent increase to marine corps numbers, sources s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3, 2017,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78245/overseas-ambitions-expand-china-plans-400pc-increase>,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註39：陳德育，〈中共建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之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2期，2019年4月1日，頁119。

註40：Jean-Pierre Cabestan, "African Agency and Chinese Power: the Case of Djibouti,"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7, 2020, pp.4-5, <https://saiia.org.za/wp-content/uploads/2020/10/Policy-Insights-93-cabestan.pdf>,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同樣具有戰略價值。這樣的發展使得「歐盟」(EU)國家也逐漸意識到，中共的「帶路倡議」努力加強其在歐亞大陸的存在，且至少已經在金融、政治甚至安全等方面，成為地區治理的重要國家，特別是在吉布地的基地，就是近年來「中」方海外利益發生轉變的明顯例子。⁴¹

2. 吉布地基地的設立與軍事發展

2017年7月，共軍在該國正式成立首個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確實具有重要意義。由地緣位置觀察，吉布地港處於「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和亞丁灣之間的戰略要地，共軍基地占地約36公頃，可容納數千名士兵，也擁有船舶和直升機的維修設施，還有一個大約23,000平方公尺的大型地下儲存設施。共軍在2017年底也於該地進行大型實彈軍演，不僅被視為中共軍力海外活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首次在外國領土進行的地面演習。⁴²

3. 外交與安全參與的拓展

共軍在吉布地的基地有助於支持北京當局在非洲的外交努力，同時為越來越多

在非洲的大陸公民提供協助。多年來，「中」方經濟增長的紅利，伴隨著其全球外交野心和安全需求同步擴大，這些因素讓中共在非洲和南亞從事商業和海外生活的公民數量穩定增加；此外，「中」方在吉布地的發展，其實還包括國有企業共同參與其中。目前中共已將該地做為參與「聯合國維和人員」在非洲等地區的後勤基地，也是支援共軍執行打擊海盜行動的重要補給站。⁴³

4. 潛在的地區影響力與全球戰略態勢

伴隨中共逐漸擴大在非洲的戰略布局，其在吉布地的基地還將用於強化該地區與其他區域的監視活動。依美國「海軍分析中心」(CNA Corporation)的研究指出，「中」方對吉布地基礎建設項目的投資，雖然主要是經濟投資，但同時也帶來重大戰略優勢，包括增強其海軍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投射力量、提供反海盜行動的後勤支持、並利用吉布地的位置優勢，做為全球物流與轉運中心的關鍵切入點。⁴⁴儘管中共稱該地為「後勤保障基地」，但根

註41：Jiayi Zhou, "The EU: Pondering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PRI, May 17, 2017,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2017/eu-pondering-strategic-engagemen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42：John Fei, "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Brief, December 22, 2017,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overseas-military-base-djibouti-features-motivations-policy-implications/>,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43：Michael Edward Walsh, "A Fieldnote on How U.S. Military Officials View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ecurity Base in Djibouti," CSIS, November 17, 2017, <https://amti.csis.org/fieldnote-u-s-military-peoples-liberation-army-djibouti/>,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44：Erica Downs, Jeffrey Becker and Patrick deGategno,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CNA, July 2017, pp. iii, 4, https://www.cna.org/archive/CNA_Files/pdf/dim-2017-u-015308-final2.pdf,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據內部的設想，該處就是「中」方第一個海外基地；⁴⁵因此，隨著其全球戰略的擴展，吉布地基地將繼續成為其在非洲與更多地區的戰略重要支點。

四、巴布亞紐幾內亞

(一) 地理與戰略位置

巴紐位於太平洋西南部，是世界第二大島嶼，西鄰印尼，北面、東面及南面則分別與密克羅尼西亞、索羅門群島和澳洲隔海相望；⁴⁶因其位於東南亞與南太平洋間的戰略要地，故成為中共進軍南太平洋地緣角力的重要目標。因此，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海洋局」在2017年將「中國大陸—大洋洲—南太平洋」定為「三大藍色經濟通道」之一，⁴⁷凸顯該國位處中共在南太平洋戰略布局中的關鍵地位。

(二) 經濟布局與影響

「中」方在巴紐的經濟參與程度相當地高，隨著該國2018年5月加入「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接著6月成為首個與中共簽署《一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的南太地區國家；⁴⁸時隔一年，中共已成為該國第四大進出口夥伴，僅次於澳洲、新加坡和日本。中共也成為巴紐的第四大進出口夥伴，更是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投資者和最大債權人；⁴⁹此一現況，基本說明「中」方在巴紐經濟中的深度參與。有外國學者擔心，中共正以巴紐做為槓桿，實現其商業和地緣政治目標；⁵⁰因此，部分研究認為，中共在巴紐的經濟作用可能損害地主國的主權，甚至被迫支持中共的對臺政策與立場。⁵¹

(三) 布局新戰略支點

中共對該國北方馬努斯島(Manus Island)獨特的戰略價值也感到興趣，由於該島能連接從菲律賓周邊海域至南太地區的關鍵航道(如圖六)；故在2018年澳洲媒體就報導指出，「中」方計畫提供資金協助將該島建造為一個多用途港口。⁵²此外

註45：劉明福，《新時代中國強軍夢》(北京市：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20年10月20日)，頁232-234。

註46：〈巴布亞紐幾內亞〉，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2024年4月10日，<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3-27-88afb-04-1.html>，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47：「三大藍色經濟通道」另兩條為「中國—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藍色經濟通道」以及「北冰洋連接歐洲的藍色經濟通道」。〈《“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發佈 重點建設三條藍色經濟通道〉，中共中央政府網，2017年6月21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7-06/21/content_5204111.htm，檢索日期：2025年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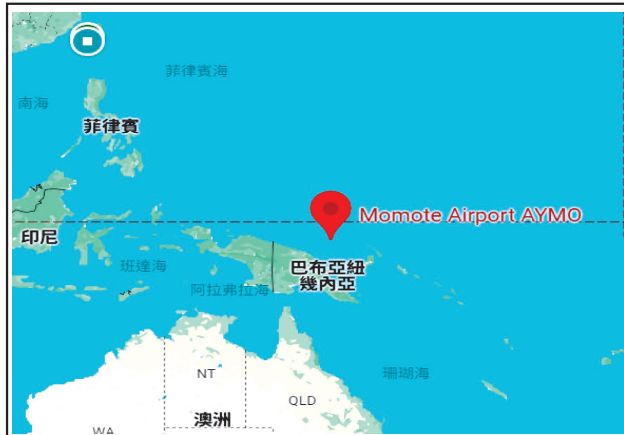
註48：Denghua Zhang, “Domestic Political Reforms and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Pacific: The Case of Foreign Aid,” In Graeme Smith and Terence Wesley-Smith(Ed.),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ANU Press, 2021), p.269, <https://doi.org/10.22459/CA.2021.08>，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49：Sarah O’ Dowd, “Bridg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Papua New Guinea,” In Graeme Smith and Terence Wesley-Smith (Ed.),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ANU Press, 2021), pp. 400-401。

註50：周子欽，〈區域整合脈絡下的「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經濟觀點〉，臺灣經濟研究院轉載自《全球政治評論》，第69期，2020年2月7日，<https://www.tier.org.tw/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9d24986e-0e42-4024-95ca-3eb2083553a5>，檢索日期：2025年1月19日。

註51：Sarah O’ Dowd, “Chapter Title: Bridg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Papua New Guinea,” pp.399-401。

註52：蔡榮峰，〈中國協助巴布亞紐幾內亞修建港口之戰略意涵〉，《國防安全週報》(臺北市)，第12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9月7日，頁7-8。



圖六：巴紐的馬努斯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Google地圖自行繪製。

，中共也推動島上「莫莫特機場」(Momote)的基礎建設，由「中國港灣工程公司」(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於2016年12月開始承攬機場改造工程，並在2022年6月竣工。外國學者認為，「中」方在巴紐開發機場與港口等計畫，具有一定程度戰略意義，除為共軍提供重要的補給點、做為進入其他南太島國的中轉站外，更可加深其在地區的影響力。⁵³

綜合言之，中共近年來正在柬埔寨、巴基斯坦、吉布地和巴紐等國家拓展影響力，渠等地處亞洲、非洲和太平洋的戰略要地，成為「中」方擴增海外軍事行動的支點，也在其全球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們共有的特點，包括參與「帶路倡議」、處於地緣戰略要點、依賴「中」企的投

資，並有「中」方參與建造和運營的基礎設施，特別是港口；而這些都符合中共「先民後政」、「先經濟、後軍事」的策略，尤其吉布地更已被視為海外軍事基地。⁵⁴當前中共正透過全球戰略支點的布局，逐步實現由經濟滲透到軍事擴張的戰略藍圖，最終達成改變既有國際秩序，並鞏固其地緣政治優勢。

肆、中共推動海外軍事行動可能的限制因素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日益加深，國家間的競合也更為密切，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對外戰略布局及其增強在海外的軍事行動能力，自然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中」方如何透過雙邊(或多邊)關係在政經領域進行布局，並利用這些措施創造戰略的支點，進而擴大海外軍事行動能力，確實值得深入探討。儘管北京當局逐步提升在全球的軍事存在，但是共軍在海外軍事行動的實踐過程，仍面臨諸多限制；不僅影響其行動的有效性，還牽涉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自由度。⁵⁵以下就推動海外軍事行動的限制因素，逐項分析如后：

一、後勤支援能力不足

註53：Bruce Vaughn, "Australia's Strategic Posture: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9, 2020, p.17,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571/2>，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54：同註9，pp.25-26。

註55：陳亮智，〈中國建立海外軍事基地之評估：從蘭德報告看起〉，《國防安全雙週報》(臺北市)，第70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2年12月30日，頁47-48。

(一)後勤能力不足是中共海外軍事行動的一大限制，⁵⁶其雖然持續在全球發展海外戰略支點，但目前僅有吉布地一處可以直接支援海外行動，其餘的戰略支點發展則仍屬於成為海外基地的先期階段；且僅能在遠離本土的海域提供基本的補給，對地區的兵力投射能力不足，自然影響海軍的作戰持續力。部分分析就認為，目前中共補給艦的綜合保障能力，仍存在數量少與持續性能力不足等限制。

(二)中共海軍現有7艘「903A型」及「901」、「903」型綜合補給艦各2艘，渠等在維持長時間的遠洋行動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自2010年完成「903A型」艦的建造，並在2017年推出第二艘「901型」補給艦之後，「中」方並未進一步擴大該艦型的建造規模。故中共似乎難以在遠海進行有效兵力投射，⁵⁷且由於補給艦是支撐「藍水海軍」行動的先決條件；因此，未來透過採購或自主建造規模更大、能力更強的綜合補給艦，以提升遠海保障能力，

確屬改進後勤支援能力的一種作法。⁵⁸

二、缺乏關鍵技術，降低海外軍事行動效率

(一)近年來，中共在軍事技術上確實取得顯著進步，儘管有新型作戰艦、兩棲攻擊艦及航艦的投入使用，但在部分關鍵技術領域，如大型遠洋補給船、海上偵察和通信系統等，仍存有不足。⁵⁹例如共軍在執行遠海任務時，雖擁有攻船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等遠程打擊武器，但無法與在近海擁有陸基系統所提供遠程打擊火力相比擬；換言之，在遠海的軍事行動與近海獲得的精準打擊火力支援程度明顯不同，⁶⁰這讓共軍在應對海外動態環境任務的效率，間接受到影響。

(二)再者，中共航艦在技術和戰力上尚未達到與美軍同等水平，這在執行遠海軍事任務時可能面對一系列挑戰。⁶¹首先，「遼寧與山東艦」仍使用滑跳式甲板而非彈射器，這將限制艦載機的起飛重量和載荷，也直接影響作戰半徑和打擊火力。

註56：陳育正，〈走出近海：中共海軍兵力投射能力之發展與限制〉，《中國周邊外交：臺日韓三方比較新視野》（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23年），第三章，頁71-74。

註57：Kevin McCauley, "China's Logistic Support to Expeditionary Operation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February 20, 2020, pp. 17-18,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McCauley_Written%20Testimony_0.pdf,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1日。

註58：陳育正、賴宥宏，〈中共藍水海軍？檢視中共海軍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臺北市），第2期，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20年12月，頁190-192。

註59：〈臺灣2023國防報告書：中國航母福建艦為何成為焦點〉，BBC NEWS中文，2023年9月2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6875702>，檢索日期：2025年1月19日。

註60：Mike Sweeney, "Challenges to Chinese blue-water operations, Defense Priorities, April 30, 2024, p.11, <https://www.defensepriorities.org/explainers/challenges-to-chinese-blue-water-operations/>，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61：同註60。

其次，目前3艘航艦都使用常規動力，故補給艦需同時為航艦與艦載機提供燃料，這將壓縮航艦任務週期；另「福建艦」雖配置現代化的電磁彈射器系統，使其能夠彈射更重的飛機，然其作戰實力仍待充分測試。特別是該艦與前二艘航艦的起飛模式不同，全面形成戰力可能仍需更多的時間準備。⁶²

三、中共戰略支點運作受國際政治環境的制約

（一）儘管中共國營企業在與其非盟友國的外國港口擁有許多優勢，然在戰時或危機狀況下，可能因軍事衝突發生，遭對手國家在這些重點港口外的航道布雷或設置障礙，導致整個港口癱瘓；此外，地區若爆發軍事衝突，地主國也可能會關閉港口運營，甚至採取行動沒收或將「中」方國營企業的設施國有化；故將這些商業港口轉為實質兵力投射能力之風險，仍是中共必須嚴肅面對的考驗。⁶³

（二）當前多個國家已採取反制措施，來面對中共擴大海外軍事基地與實力增長的威脅，⁶⁴首先，英國與部分歐洲國家加

強在印太地區的部署，以維護「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保護區域利益，並向盟友表達支持，共同抵制「中」方軍事擴張造成的影響。此外，針對共軍的海外部署，提高監視共軍行動的關注度，包括共軍在外的活動與部署狀況，並藉此分析其潛在威脅。當然還應重視中共在「帶路倡議」中與合作國家的法律和政治情況，觀察共軍如何處理與地主國的互動、評估衝突發生時是否能獲得支持等。不可否認的是，部分歐洲國家正擴大與印太國家的軍事聯合演習頻次，都是為應對中共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

四、中共海外軍事行動仍存人員訓練和經驗不足的挑戰

儘管中共近期大力提升軍事訓練水準，強化實戰化訓練，但相較於美國等軍事強國，共軍在遠洋作戰經驗和聯合作戰能力上仍有待提升。⁶⁵美國學者就針對共軍在境外執行軍事行動能力進行評估，認為共軍逐步增加海外軍事行動，確實有助改善聯合指揮與控制能力；但目前在全球指揮結構、增加海運和空運平臺能力、更完

註62：“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16, 2024, p. 30, <https://sgp.fas.org/crs/row/RL33153.pdf>，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註63：Isaac Kardon and Wendy Leutert, “China’s Po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 22,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hinas-port-power?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article_link&utm_term=article_email&utm_content=20240827，檢索日期：2025年1月25日。

註64：Howard Wang and 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 “Not Ready for a Fight: Chinese Military Insecurities for Overseas Bases in Wartime,” RAND, June 2024, pp. 18-2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1800/RRA1800-2/RAND_RRA1800-2.pdf，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註65：黃奕維，〈分析中國大陸《海外軍事行動法》的制定：國際實踐的觀點〉，《展望與探索》（臺北市），第15卷，第6期，2017年6月，頁107。

整的海外聯合後勤系統與發展相對應的準則、教範等是否逐步到位，仍有待觀察。

⁶⁶至於在更複雜的國際軍事行動中，周密、完整及相對應的人員訓練水準和經驗，均可能影響任務執行效率，相信這些都是共軍高層必須加速思考的問題。

咸信中共在追求成為軍事強權之際，必須面對和克服一系列的內、外部挑戰，而這些限制不僅會影響當前的海外行動，也將阻礙未來在全球的戰略部署操作。預期中共未來在策略調整和資源配置上，將更加精準、高效，以確保其海外軍事行動能夠支援國境外的戰略目標達成。

伍、結語

由於中共的戰略支點建設對其兵力投射有重大影響，儘管目前僅吉布地一個海外基地，無法與美國的全球軍事投射能力相比，但透過國營企業建設軍民兩用的外國港口，逐漸加速為其軍事力量延伸做足準備。⁶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全球擴展戰略支點過程，必然提高在印度洋、太平洋和南海等重要區域活動，直、間接地對我國構成更大的軍事威脅，除影響臺灣的

能源供應和經濟穩定，更可能限制美國及其盟友在臺海周邊的軍事行動，此一潛在威脅的確不能輕忽。

在當前的國際地緣政治背景下，我國因獨特的戰略位置與價值，而成為全球政治與軍事的「熱區」；隨著全球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我國的地理及戰略位置日益重要。政府或許可透過策略操作來實踐安全目標，如在美方協助下積極爭取參與日本、澳洲等國家的多邊、雙邊軍事演習或訓練，如「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PAC)和「金色眼鏡蛇演習」(Cobra Gold)；尤其在2024年7月我國海巡艦艇就曾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共同執行海上訓練，成果豐碩。⁶⁸因此，現階段透過海上執法、人道救援等名義逐漸加強多邊合作關係，應是具體可行的方向，⁶⁹且有助周邊國家共同對抗中共在區域的軍事擴張。

當前中共海軍正透過海外戰略支點的重要港口，以及和平時期在海外運用軍事力量等舉措，提高共軍對不同區域的軍事影響力，並重新塑造區域安全格局。對於我國而言，至少可以強化對中共海外軍事動態的即時監控和分析能力，且範圍涵蓋

註66：Joel Wuthnow, Phillip C. Saunders and Ian Burns McCaslin, "PLA Overseas Operations in 2035: Inching toward a Global Combat Capability," Strategic Forum, May 2021, p. 11, <https://www.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forum/SF-309.pdf>, 檢索日期：2025年1月23日。

註67：同註58。

註68：戴雅真，〈臺日海巡船共同海上訓練 1972年斷交後首次〉，中央通訊社，2024年7月19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407190139.aspx>，檢索日期：2025年1月24日。

註69：翁至成，〈4000噸新竹艦出現美國夏威夷港口 海巡署：單純公海漁護行動〉，聯合新聞網，2024年6月12日，<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8025382>，檢索日期：2025年1月21日。

對中共海軍和商船的追蹤，特別是在南海及東海等敏感水域的活動。再者，從近年我國努力透過建置無人機系統，並且結合「人工智慧」(AI)技術，擴大監視共軍對我國海空騷擾，都是政府應積極努力的方向。⁷⁰因此，持續加強與理念相近國家資訊共享與分析，對於理解中共海外港口活動的性質和範圍，以及它對地緣戰略安全，至關重要。當前中共積極推進海外戰略支點的建設，確已對我國及區域安全構成複雜挑戰，我國仍有必要持續增強防禦能力，才能確保和平、穩定與安全發展。 錨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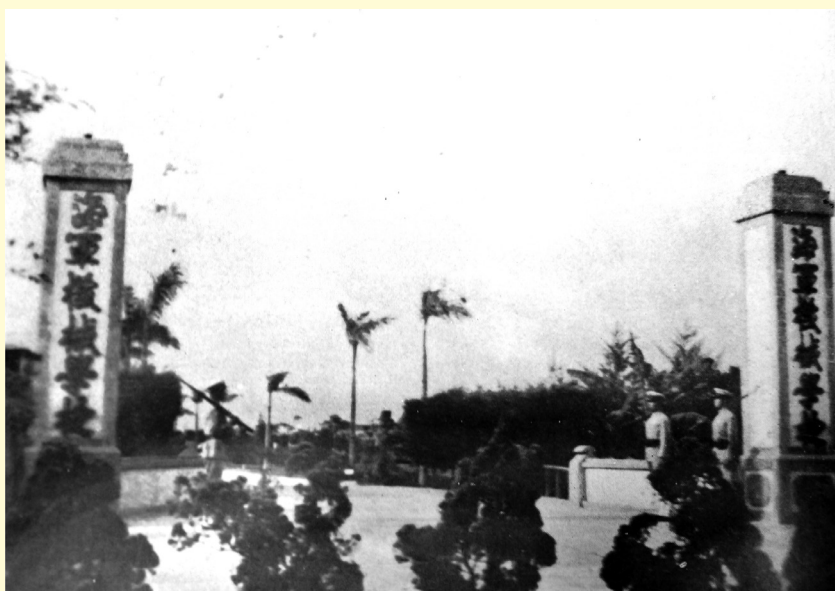
梁英翔少校，陸軍軍官學校97年班、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碩士113年班。曾任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戰車營連長、裝騎連連長、陸軍第十軍團情報處情報官，現服務於陸軍司令部。

陳育正博士，政治作戰學校93年班，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研所碩士100年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106年班。曾任復興崗學報執行編輯，現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執行編輯。

註70：涂鉅旻，〈國軍今年大買968架軍用無人機 官方報告揭導入AI人工智慧能力〉，《自由時報》，2024年6月16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706786>，檢索日期：2025年1月22日。

左營軍區的故事

海軍機械學校



海軍機械學校入學期間約4年半，其中入伍訓練半年，普通課程1年，再按照志願分系，機械學校有4個系，包括造船系、造機系、造械系以及電機系，校址位於軍港大門右側，九二臺海勝利紀念碑旁(原兩棲部隊指揮部)。

民國48年改制為海軍專科學院、民國54年改為海軍工程學院，民國57年與陸軍理工學院以及測量學校合併為中正理工學院。(取材自《鎮海靖疆-左營軍區的故事》)